

世界文學名著

假 利 券

托 爾 斯 泰 著
楊 明 齋 譯

A COUNTERFEIT
NOTE

By
LEO TOLSTOI

Translated by
YANG MING CHAI

世界文學名著

假利券

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國難後第一版

七八八七五

(三一三八)

世界文學名著
假利券一冊

A Counterfeit Note

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Leo Tolstoi

譯述者 楊明齋

發行兼印者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林懷民)

假利券

第一卷

一

費道爾米海洛爲亦斯茂尼闊夫是一位籌備租稅局的局長，爲人清廉而驕傲，情操過急，度量不很寬宏，他的思想不獨自由，並且還厭惡一切宗教信心的現象；他以爲凡是宗教信心的現象，都是迷信留下的一種觀念。有一天他帶着憤懣的神氣從局裏回家來了。原來是他這一天得了省長的一封粗魯信，內容彷彿表示他有不純潔的行爲。費道爾米海洛爲赤得信後氣極了，立刻就寫了一封激烈的信回答省長。

他回到家中看着一切都是不順眼的。

這個時候是五點鐘缺五分，他想現在可以午餐，而午餐並未預備妥當。費道爾米海洛爲赤把門摔了幾摔就往自己的屋子裏去了。

此時有人叩他的門；他想「甚麼怪物來叩我的門，」沒好氣的喊了一聲：「誰呀？」

從外邊來了一位十五歲的中學生，是費道爾米海洛爲赤的兒子。

「你修甚麼來了？」

「今天是初一。」

「甚麼錢？」

按照規定，費道爾米海洛爲赤每月初一給他兒子三魯布以作娛樂之用。

費道爾米海洛爲赤皺了皺眉，從皮包裏掏出一張公債利息券來，又從錢囊裏拿出五十戈比的小銀幣，一共給了他兒子。他兒子默然有思，也不接錢。

「爸爸，請給我下一個月的。」

『甚麼？』

『我若不是急用償還借的定期錢，我就不請求你了，我已經應了歸還人家。我是個誠實人，我不能……我還用三魯布……我，將來不請求……不是，將來不請求，是簡直的……懇請爸爸。』

『告訴你了。』

『爸爸，就請求這一回。』

『你每月得三魯布的零費金，還嫌少。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，連五十戈比都沒處得。』

『現在我的同學們都比我得多。辟特洛夫，宜瓦尼茨基，都是每月得五十魯布。』

『我告訴你，若是你照這樣行為下去，將來你成個騙子手。我說明了罷。』

『是，說明了甚麼，你從來沒處我這個困難情形。我若是沒錢，就得去作無廉恥的人。你倒好。』

『滾出去，頑皮的東西。滾出去！』

費道爾米海洛爲赤說畢，忽然跳起身來，直照着他兒子來了。

『滾出去！該鞭打。』

中學生一面吃着驚一面生了氣，可是生的氣比較吃的驚還高些。他低着頭快步的往門那兒走。費道爾米海洛爲赤並無心打他兒子。然而他的憤氣却盡力的衝動他，使他許久的用辱罵的語，喧嘩的聲，送他兒子。

正在這當兒，使女報告午飯預備好了，請吃，費道爾米海洛爲赤站起身來說道：『現在我也不餓了，午飯也不願用了。』最後他皺着眉頭，帶着怒容，勉強着用餐去。午餐間他的妻曾向他對問談話，但是他帶着憤恨，給了她一個最簡單的回答。她見勢頭不好，也就不再開口。兒子的眼總沒離開吃飯的盤子。不語的吃了，不語的起來，散開了。

午餐後，中學生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，從衣囊裏掏出了公債利息券和零銀幣扔在桌子上，接着脫去禮服，穿上便衣，首先拿過拉丁語的文法來讀，繼而把門鎖上，回頭把桌子上

的錢用手掃在抽屜裏，從抽屜裏拿出烟捲筒來，裝上烟絲，塞上棉花，於是就吸起來。他在拉丁語的文法和習文的本子上，用了有兩個鐘頭的工夫，可是甚麼也沒明白，於是站起身來，用腳跟把足頓了幾下，接着在屋子裏來往的走。一面走着，一面就想起和父親的爭吵，剛想起他父親怎樣的罵，怎樣的帶着那副憤怒兇惡的臉，彷彿立刻他父親又罵到他耳邊，站在他面前：『頑皮的東西，該鞭打。』他越想越生氣，越發的惱怒他父親：「看出來了。你將來成個騙子手，早知道了」——若是這樣的就真成個騙子手麼？他好。他忘了他年青的時候怎樣了。再者，可是我作了甚麼罪惡？犯了甚麼法？我不過去看了一回戲。當時沒有錢，向同學別梯格魯士次基借的，這有甚麼出醜呢？別人一定會可憐他兒子，應了他兒子的請求，然而這個就是會罵，會驕傲，他有時候趕上東西不湊手，立刻就吵嚷滿屋，我呢？是騙子手。不對。他雖然是父親，我決定不親愛他。不管那些個，或是對，或是不對，我是決定不愛他。

使女叫開門，送進一封信來說：

「要回信。」

那信上寫的是：「這是我第三次請求你歸還借我的那六個魯布，你還推諉麼？誠實人不能這麼辦罷。請你快把錢交給來人帶回。我現在等錢用，急的要命。莫非你真不能湊集麼？你要看情形去，給或不給，叫我爲敬重你的同學者呵，或是爲輕視你的同學者呢。」

格魯士次基」

「正爲這個吵鬧。真不是人，不能待些日子麼。還來衝碰呢！」

米加——即中學生——無可奈何，只好走到他母親那兒去，想向他母親求錢，這是他最後的盼望。

他母親是很慈愛的，向來不會推辭兒子的要求，可是今天被伊的二歲孩子的病驚恐了一下子，以致心中不安，又加上米加進屋子來的時候太勇猛，故她一直的就推辭了她兒子的請求。

米加口中喃喃了幾句甚麼話，隨即轉回身來向門而走。

她痛愛兒子的心，那時暴發，急忙的就向她兒子說：「米加，住下，我今天沒有，明天我一

定給你弄着。」然而米加生他父親的氣，仍是怒沖沖的道：

「我今天急用，爲甚麼等到明天。你知道我現在要往同學那兒去。」

這樣的，米加把門摔了一下，就出屋子去了。

米加走着自己打算說：「沒有別的希望了。」用手摸着衣囊裏的錢說：「只好把錢送到當舖裏去了。」

他從抽屜裏拿出公債利息券和小銀幣來，穿上外套，就往馬新那兒去。

二

馬新是個留鬚的中學生。他常常的打牌，同女人有關係，並且還常常有錢，他和自己的姑母同居。米加本知道馬新是個鄙賤小人，但是逢到他同馬新混在一處的時候，就不知不覺的身不由主的順從了馬新。這天馬新正在家裏預備着去看戲，米加到了，一進門就聞着香艸子和香水的味兒充滿了馬新的污穢的屋子。米加把自己的苦楚盡情告訴了馬新，又把那張公債券和五十戈比拿出來給馬新看，又說他急用九魯布，要當錢。

『兄弟，這是最不要緊的事。』

馬新說完這句話，用一隻眼迷細了縫，示意的說：『當錶好，還有一個法子比當錶更好。』

『怎麼會能更好呢？』

『很容易。』

馬新把公債券已經拿到手裏了。

『若把券上的這個數目 2.50 加上個一字，豈不成了 12.50 這個數目麼？』

『有這樣的公債利息麼？』

『怎麼沒有！在一千魯布的公債券上就有這種數目的利券。』

『真的，怕不能罷。』

『就這樣幹罷？』馬新說畢，右手拿起筆來，用左手指去展開那張公債券。

『這樣行爲不好！』

『不用你多心呢！』

米加想：『這樣的行為是真不好』——一面又想起他父親的罵他「騙子手」的話來：『照這樣辦，就真成了騙子手了。』他抬頭看了看馬新，馬新看了看他。馬新露出一種安然得意的態度，對着米加微微的笑。

『就這麼幹？』

『幹。』

馬新急忙的把個一字添上。

『呃，現在我們要到商店裏去。在那路轉角上有一個影像附屬品裝飾店。碰巧我正用像片框子，請看！就爲這個像身片用。』

馬新拿出一張大眼睛，重眉毛，長頭髮，高胸脯的美貌姑娘的畫像來。

『真好看啊？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，怎麼……』

『很簡短。走。』

馬新穿上外衣同米加一齊去了。

三

影像附屬品裝飾店的門鈴響了幾下，進來了二個中學生。他們進店瞧見那商店彷彿是空的；惟有那貨架子上陳列着些影像附屬品，櫃台上擺着貨樣箱。從後門出來了面善而不俊秀的一位婦人，走到櫃台前問道：『用甚麼？』

『要一個好看的影像框子，太太啊。』

『甚麼價值的？』——婦人問畢，隨即從手套裏露出手來，用肥胖到發腫似的手指，又快又敏的挑出幾樣影像框子來。——『這樣的，價值五十戈比，這樣略貴一點兒，呀，這種很令人可愛，樣子又是時新的，價值才得一魯布二十戈比。』

『呃，就用這個樣的罷。可是不能再讓價麼？一魯布罷。』

『我們是言不二價的買賣。』——那婦人說這話時，表示很鄭重的態度。

『呃，神助你們，就這個價值罷。』——馬新說畢，用眼看那列貨箱上的那張公債券，——

「給我們影像框子和找錢，快一點兒，我們要急往戲園子去，怕遲了。」——「一定趕上。」
——婦人說着話，用近視眼去驗看那張公債利息券。

馬新拿起影像框子來向米加說：「可愛的美人兒像要裝在這個框子上啊？」

「你們沒有別的钱嗎？」

「這這，愁的就是沒有。這個錢是我父親給的，要換開。」

「連一魯布二十戈比也不能湊麼？」

「還有二十戈比。你怕甚麼，莫不是怕我們拿假錢騙你麼？」

「不是，我不怕。」

「若是怕，可以退回，我們出去換開。」

「應該給多少找錢？」

「十一魯布多罷。」

賣貨的婦人用算盤把找錢的數兒分拍出來，開開錢櫃，拿出十魯布一張的紙幣，然後

用手把零錢湊集起來，檢出二十戈比一塊的六塊小銀幣和二個五分的銅子。

馬新接着錢，從從容容說：

『請費心包起來。』

『就包。』

婦人把貨包好，用繩子捆起。

米加從頭至尾只是在那兒運動呼吸，連一口氣彷彿都不敢喘，直到門鈴響了一聲，把他們二個送出。

『呃，給你這十魯布，這個給我，我以後還你。』

馬新往戲園子去了，米加到格魯士次基那兒和他算清了欠債。

四

中學生走後一小時左右，影像附屬品裝飾店的男主人回店來查點賣貨的賬了。

『哎呀！獸牙頭，蠢蟲！那有這樣的獸東西，』——他一見那張公債利息券立刻就看出

是張假的來，所以就不由的高聲大罵他的妻，——『爲甚麼收納公債利息券？』

『齋聶，你自己那一天，當着我的面會收納過公債利息券，還是張十二魯布的。』——婦人說這話時，已是羞紅滿面，那種傷心的態度幾乎要哭。『我自己也不知道一時怎樣迷惑，受人家的誑騙，還是二個青年好看的中學生，那知道是專門弄這種騙調的。』

『弄翻戲的獸牙頭，』——她的男人一面點着錢，一面罵不絕口：『我收納公債利息券，我可認得那券上的字，啊！你呢！自覺着比中學生醜陋又年老。』婦人聽了這幾句話，不能再忍耐了，立刻就氣起來。『現在的男人就是會斥責別人，自己打牌一回輸五十四魯布就不說了，——這個不要緊麼。』

『我——那是別的事。』

『我不要再和你再說話。』——婦人說畢就往自己的屋子裏去；在這兒，她就左思右想起來。想當初她娘家的大小人口，都不願她嫁這個丈夫，都以爲他的地位比較起來是鄙賤的，她自己不該獨獨的贊成這個婚配；又想起她丈夫對於死去的孩子不甚痛心，越想越氣，

越厭惡他，煞時覺着活着不如死得好。她想到這裏，忽一轉念，就吃了一驚，以為自己不應該有這種神經過敏的感情。於是急忙的穿上外衣，想快出去。等她丈夫回到屋子裏一看時，她已經就不在家了。原來她沒等她丈夫回家，自己就穿上衣服，獨自到今晚請吃夜飯的一位法文教員朋友那兒去了。

五

在俄籍波蘭族的法文教員這裏預備的是高等茶點，像甚麼甘酸各點心是都有的。離茶桌不遠，擺着一張打牌的桌子，有衆客坐在那邊鬧「溫特」。

影像附屬品裝飾店的女主坐在東道主人的傍邊，下坐有一位軍官；有年邁而豐帶着假髮的一位寡孀是樂器店的女主，她有鬬牌的高藝和牌脾。趕巧牌到影像附屬品裝飾店的女主手裏，她連叫了二次攻擊。近靠着她坐的下邊擺着桌盤，什麼葡萄、梨等都有。此時她的心神非常的高興。

『怎麼業結尼米海洛爲赤還沒來呀？』——這是東道女主隔桌而問。——『我們給